



金竹畲乡：飞瀑笋干稻花香，还有那浓郁的桂花香

□梁黎

谁能相信已是深秋季节了呢，金竹畲乡的山依然绿意盎然、生机勃勃；谁说交响曲一定是乐队演奏的呢，你看畲乡那飞流直下的瀑布，从上至下，欢快地奔流着，穿过山间的水流声宛如一首交响乐，以热烈奔放的序曲开始，再到慢板再到小夜曲，最后渐渐变成民宿窗边的催眠曲，温柔地环抱着村子，让你白天充满活力，夜晚安然入睡。

此时，畲乡的空气湿润甜蜜，乡间满是开着红色或橙色花朵的桂花树，一起热情散发着浓郁的香味，让人情不自禁要驻足品味。往远处看，那是漫山遍野的竹林，披着一层层轻纱，风情万种、变幻莫测。再看更远一些，光滑的公路宛如银蛇一般在深山里环绕，时隐时现，引人猜想。黄昏乡

间袅袅的炊烟，只为点缀村道上的石板路而升起，黑夜降临它便悄然散去。即使没有星光的夜晚，昆虫、青蛙无需指挥，都会在同一时刻开口为溪流和声……

“太美了，我在美国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乡村。”刚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几张在江西乐安县金竹畲族乡吓通村的照片，一个上世纪90年代就到美国定居生活的朋友看后就赞叹不已，说以后回国一定要来看看。她哪里知道，像金竹乡这样的民族特色村寨如今在中国多不胜数，根本看不过来呢！更重要的是，20多年前在她眼里还是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乡村已经脱胎换骨，走上了文明富裕的小康之路。金竹畲族乡便是一个例证，这个昔日大山深处的偏僻之乡，如今已



成为一个人们疗愈身心的后花园。

金竹畲族乡隶属江西省乐安县，成立于2002年。这里最有名的当属金竹瀑布群，它就坐落于吓通村海拔620多米的崇山峻岭中。村子气候湿润，冬暖夏凉，风光旖旎，山势雄峻，古木参天，山泉甘冽，溪深鱼肥，自然形成总落差高达近400米、形态各异的大小飞瀑26处。都说庐山三叠泉以落差为美，黄果树瀑布以面积宽为美，而金竹瀑布两者兼而有之，所以说观赏金竹飞瀑宛

如聆听交响曲，不仅可以观，还可以听其跌宕起伏的26章乐曲。

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，金竹有着满山遍野的竹林和笋干，还有肥沃的稻田里生长的稻花香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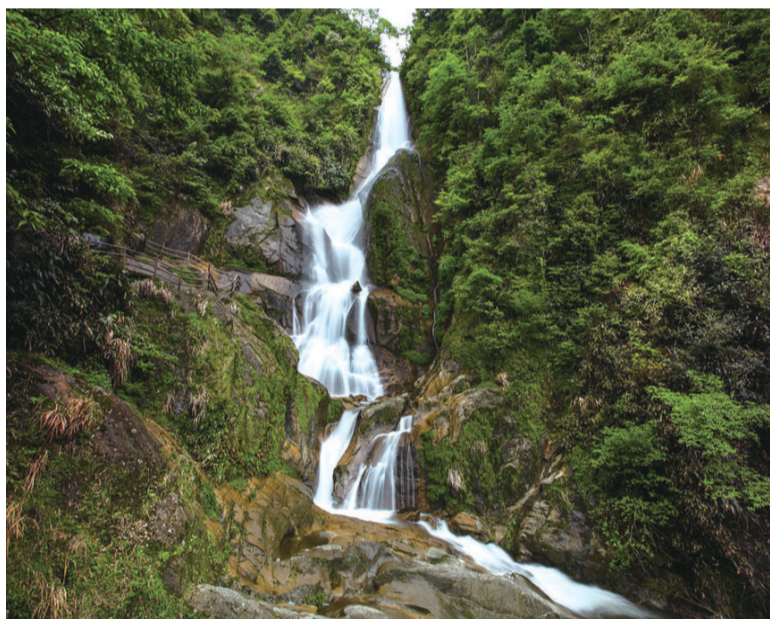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污染，没有农药化肥，是这里的农家招待游客的佳肴。金竹的竹林常年沐浴着自然雨露，精华都凝聚在鲜嫩的笋干中。近年来金竹乡各类农林特产合作社如雨春笋，大搞高山无公害蔬菜、稻花香鱼养殖等，畲族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。

金竹乡有着浓厚的宗祠文化。走在乡里，会看到很多古祠建筑，他们记录的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家族的历史。每一座祠堂都有一段有关宗族历史的故事。据说，严杭村民从宗谱上推断出这里的村民都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后裔。作为皇帝，李煜是软弱失败的，但是作为诗人，他却如神话一般存在于后世人的心中。

金竹的很多古祠得到了保护性修缮，并完成了畲族特色改造，已成畲乡人文风景的重要内容。金竹乡目前现存的宗祠里，最有名的是流畲畲族村的蓝科进公祠。据介绍，这个公祠于同治戊辰建成，光绪十年由蓝振葵立碑。其子蓝科进高中进士后，畲族人为了纪念他，改名为蓝科进公祠。这是江西省目前所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畲族古建筑之一。蓝科进公祠正房坐南朝北，背山面水，面积约340平方米，由两进一天井构成。整个建筑主体采用卵石、杂土砌建而成，图腾崇拜的民族特色明显，现已成为一个畲族文化的展示馆。

金竹畲乡，飞瀑笋干稻花香，还有那浓郁的桂花香，值得更多人的到来。

波澜壮阔40年，昂扬奋进新时代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
人民日报 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



香香的声声呼唤，怂恿我踏上额济纳之旅，在秋草将黄、秋霜已降的时节。香香是从北京背回“服务农民、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”奖牌的额济纳乌兰牧骑队长。

我的额济纳之行是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《乌兰牧骑纪事》而来。可是，将要抵达额济纳的时候，香香打来电话说，她和她的乌兰牧骑正在行走在大漠深处，不方便接受我的采访了。她急得有如“热锅上的蚂蚁”。我劝道，别急，忙你的，我再自行安排。

我当时心想，也好，没有安排、没有干预的采访才是真正的采访。

话虽这样说，还是有点失望。此时，我想起一个女人，一个羸弱的女人——裴海霞。她是弱水的女儿，笔下汨汨着、涓涓着、潺潺着弱水。古代的弱水是泛指而不是特指，浅而急，不能行驶舟楫的河流都称弱水。弱水瘦骨嶙峋，弱水的女儿也瘦骨嶙峋，是饿狼见到都会流泪的那种。

走出车站，海霞和她的海哥来接我。海哥是海霞的丈夫贺安海，这称呼有几分亲昵、有几分调侃。

海霞问，先去哪儿？我说，红柳林。

二

我在火车上听人讲红柳林时就心向往之。

若干年前，我曾不止一次来过额济纳，春夏秋冬都有我的履痕，锁阳、苁蓉、胡杨林都曾在我的笔下招摇过，惟独没见过红柳林。

弱水的女儿，我喜欢这样称呼海霞，把车开到“红柳海”的标识牌下，我眼前便是层层叠叠、浩浩荡荡、逶迤迤迤的红柳世界。红柳参差着、蓬乱着，释放出天生的野性。走近红柳，一丛丛、一簇簇任性地娉婷婷婷、任性地绛紫暗红，花枝细长有如麦穗儿，点缀其上的碎花有如麦粒儿，只是没有麦粒儿的金黄而已，却是被朝霞染过似的嫣红。秋风吹来，花香弥漫。

地面上的红柳不修边幅，碗口粗细，一两米高，但红柳的根系却能深入地下二三十米。根扎得越深，生命力就越顽强，风奈何不得，沙奈何不得。红柳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，蓬蓬勃勃、潇潇洒洒地蜿蜒在戈壁大漠之中。天将向晚，我和海霞、海哥披着柔柔的霞光走进巷

茫茫的胡杨林。这片胡杨树下，滋生着红柳或芨芨草，雄健的骆驼在红柳或芨芨草中时隐时现。肥硕的蚊子极热情地前呼后拥，稍不留神就会在脖颈、脸颊或是胳膊上“亲吻”出鸟蛋大小的疙瘩，奇痛奇痒，不知使用何种战略战术，方能退“蚊军”于三步之外。我敬仰伟岸、挺拔、直插云霄的胡杨。尽管因为各种原因，胡杨林从70多万亩锐减到30多万亩，但仍然不失抗旱、御风沙、耐盐碱的生命本色，仍然张扬着生而不死一千年、死而不倒一千年、倒而不朽一千年的生命个性。

弱水·若水

□阿勒得尔图(蒙古族)



胡杨亦有眼泪，泪痕常常凝固在树干的疤节处或裂口处。

科学研究表明，胡杨植根于高度盐渍化的土壤上，主根、侧根、躯干、树皮和树叶都能不同程度地吸收盐分，体内盐分积累过多时，就在疤节处或裂口处排泄而出，凝结成乳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晶体。这种被称为“胡杨泪”的晶体，碱的纯度达到70%以上。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，与胡杨朝夕相处、相依为命的人们，用“胡杨泪”替代面碱，蒸出来的馒头同样喧软。咀嚼着胡杨的“馈赠”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儿。

1936年，27岁的《大公报》记者范长江走进额济纳遮天蔽日的胡杨林。他写到：“在梧桐稠密的地方，日光照射不到地上来，四望都是阴森。森林里有些巨藤式的树枝，穿错在阴暗的林间，有些像巨蟒。”在范长江眼中，仿

佛“这是南美洲亚马逊河上游，这是未开发的非洲刚果腹地”。80多年前稠密的胡杨，现在稀疏了许多，间或有几处所谓的度假村之类，宛若疮痍。

我们来到额济纳河边，岸上横七竖八躺着的胡杨树干，或许十年、百年、千年之久，历经风雨蚕蚀，亦不失虬枝铁干的风骨。急急奔流的河水就要舔到鞋尖。胡杨树梢上夕阳的昏黄和额济纳河里奔腾的浑黄，颜色几近相同，都有些阴，有些暗，阴暗包裹着他们的秘密和灵魂。

走出胡杨林，走出蚊蠅的围攻，夕阳已经西沉，天边只剩一道紫黑色的凝血。

三

离开额济纳之前，海霞与海哥要在家里安排午宴为我送行。在当下，把客人领进饭店招待一下、客气一番，便是尽了地主之谊，领进自己家门的，那真是难得。海霞和海哥这样做了，让我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和家庭宴的温馨。海霞本来是有工作任务的，她抓海哥的“劳工”帮着写材料，自己满街去找纯正的额济纳羊肉。额济纳的羊肉之所以令人垂涎，是因为这里的羊吃着100多种植物，其中不乏中草药，喝的是从祁连山流下的雪水。海哥说，市面上到处都是打着额济纳旗号、挂着额济纳招牌的羊肉，贵得令人咋舌，但这些羊肉大都是从外地涌进的假货，真正的额济纳羊肉要到进城的牧民家里才能买到。牧民不在家，海霞在门口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。

白色的餐桌上，中间是一大盆清炖羊肉，周围是四小盘凉菜，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，这些都标志着海霞的厨艺。

海霞、海哥都是畏酒如虎，我只好一个人自斟自饮，无拘无束，倒也痛快。席间的话题自然是散文和诗歌。海霞钟情于散文，海哥沉醉于诗歌。以往曾拜读过海霞的许多散文，也曾为她散文的缠绵而愁肠百结。没读过海哥的诗，海哥有些失落，海霞把海哥的《抒写额济纳》推送过来。

海哥的诗“从天边的一枚晓月开始，从旷野里的一根骆驼刺开始，从居延晨曦的一抹嫣红开始，从万亩胡杨林的一叶新芽开始，从一个古老民族的心地善良开始”，把思慕和膜拜“蛰伏在流沙坠筒里，蛰伏在古城烽燧里”，然后，“为一滴黑河水而感动，为牧场的山羊、骆驼和戈壁的毡房而感动”。这些采撷在额济纳大漠戈壁上的或铿锵或温婉的诗句，足以让我沉醉。

弱水，其实就是“若水”。老子说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在额济纳，我看到了许多若水的人和物。

沉睡的寨子比太阳醒得早。只听得“吱呀”开门声，就晓得谁家开门。这家那家不同的开门声，这家那家喊娃儿起床的叫声，还有劈柴声、春碓声夹杂在鸡啼、狗吠、猪吵、牛叫声中。人勤天早，好几个喧闹的早晨。

进入腊月，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。天还是阴沉沉的，时不时飘些毛毛雨，四周山上的绿叶和少量光枝丫都被浇得白蒙蒙的。地面变滑了，猛然“呵斥”一声，几只鸡在光溜溜的地面上不停地打着翅。有时候，竹叶蒙上一层冰凌，竹枝压弯了腰，一根根竹笋儿蘸写着地面。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一棵老花椒树又被冰凌压断。

起床是一件难事，如同人睡那么艰难。入睡时被窝像冰窟。有时候几兄弟共一个床铺，先上床的得有牺牲精神，用体温热敷。起床，离开热烘烘的被窝，腿伸进冰凉的裤管，冷得直打牙巴颤。

烧早火，是勤劳的表征。一个家庭中，最先起床烧早火的往往是十几岁的女儿。火钳冰凉，柴刀把冰冷。呼出的热气在冷空中显现白气。划燃火柴，小豆火苗似乎也是冰冻的。水缸里水面结了好厚一层冰。用厚实的水瓢砸、梆、梆、叭叭，厚厚的冰面砸开。老母亲在床上心疼地说：“莫把我那传家的瓢弄坏了呢！”

舀水，装满烧水壶，架在三脚架上。火光映着木板壁，火塘屋渐渐暖和起来。火塘里，燃烧了一会儿，有了火炭。将火炭一个个夹到烘笼里，将老人的棉衣棉裤烘烘暖暖，服侍老人起床穿上。给老人端上冒着热气的洗脸水，请老人洗脸。找来长长的紫竹竿烟袋，装上烟叶，将烟袋脑袋伸进火塘里，点着烟，双手递给老人。

年把已经打好，一摞摞叠放在案台上。将火炭刨出来，架上铁条把把架，烘烤把把。翻个儿，夹火炭，烤得把把两面黄，烤得它鼓胀、冒气。把烧水壶取下，架上锅，烧油茶汤。先放油、酌盐，放进茶叶，稍稍煎一下，再放大量水。还放进油炸豆腐泡儿、炒花生豆、姜、辣椒等。

家里来了客人，是大坡那边的亲戚。油茶汤做好了，先端给客人。客人能说道，昨晚讲了一个山乡人外出学话的故事，今天早晨如同故事所述，运用到生活实景中。客人接过油茶碗说：“一池清水，可惜无鱼。”主人忙给放进一把炒米，这就有密集“鱼儿”游荡啦。客人说：“有了鱼儿，手头没叉。”主人给了一支筷子。客人说：“独木难行，好事成双。”主人又给加了一支筷子。这就好啦，开始喝油茶汤，捞“鱼”炒米。拿起烧得滚烫焦香的把把，蘸着蜂蜜吃，真香甜。客人掰开的把把块比较大，蘸蜂蜜又多，张大口吃把把。轮到主人家的娃儿扯“对子”：“挑稻草，进城门。”

一边说笑一边吃。客人不知不觉就吃了三个把把。过不了多久，灶房传来“吃早饭啰”、“请吃早饭”的招呼声。客人摸着肚皮，有点发愤：“不是刚刚吃了么？”主人说：“刚才吃的是过早，现在是正式的早饭。”

隔一道大坡，坡那边与坡这边风俗不同。如果不清楚，坡这边人那边做客，过早时吃得少，留出空间以便吃早饭，哪晓得那就算早饭了，于是便挨半天饿。相反地，坡那边人这边来做客，将过早当作早饭吃了，眼看着喷香的饭菜便吃不下啦。

乡间过早

□杨盛龙(土家族)